

劉鳳川遺書

克己編

第四冊

重印劉鳳川克己示兒編序

劉子鳳川故居縣之桂樓村與朱呂相去僅四十餘里余性嬾遨遊未嘗一履及焉然朱呂先達遺事見於公之文者不一余每散步郊野瀏覽公所撰墓碣踈蕩峭勁力追古人輒自歎曰不意吾鄉有韓昌黎也蓋公與余村舊有婚姻之好生平往來者屢屢迄於今世之相去雖數百年讀其文謦欬宛然可聞其能無景仰高山之思乎但其著述昔所印刷者皆殘闕散失邑有大儒不得窺其全體亦可憾也暇時與諸弟

論文余常盛稱劉子感念不能已叔弼耳之熟
矣知遺板尚存丁卯春偕楊靜齋張壽山梁春
濤諸君同往桂樓重印公之遺著曰鳳川文集
曰壯遊紀曰克己示兒編事竣持以相示余以
次讀之喜遂夙志而於克己編尤三致意焉曰
昔知公之文今且知公之人也夫公明道者也
其為氣也剛其居心也正其行己也廉其立品
也峻故進為海剛峰退為陶靖節而教人傳家
又為朱晦菴也余嘗有志聖人之學惜不得師
承欲尋墜緒茫茫無端倪己之不克何以處世

故與人相接多招尤悔仰瞻鄒魯高渺難攀日
不知幾為悵恨也近得薛仁齋遺集朝維而夕
誦曰是即我之圭臬也豈知仁齋亦因公而興
者乎惟公志高而深於學德大而善於言人第
羨其詩文而不知詩文之所自來但稱其出處
而不知出處之非偶然蓋公貫通乎六經磨礱
乎道義洞悉乎世故言之無偏行之何弊吾知
自公之有是編子夏文學不得專美於前而段
干木高節亦覺其太甚矣則余之修身齊家待
人接物尚何憂無所遵循耶當今邪說橫行仁

義充塞日用倫常墜地無遺吾邑文士若皆手
此書奉為模範使腥風膻雨不污及苟土久而
他邦鴻儒聞其流風紛來桂樓尋公之芳蹤高
躅遂推廣其道於天下則公之力將可挽回世
道豈區區壯一邑之山河歟苟舍近而求遠邑
有先賢致湮沒不傳是之謂不知務吾叔弼與
靜齋等固先能免此也民國十六年舊曆夏五
月邑後學蕭光漢拜序

克已示兒編叙

明有隱君子鳳川先生者嘗出而仕倅府
矣已而棄官養親於洪河之濱父母熙熙
爾昆季愉愉爾子孫顒顒爾先生安而樂
之曰是不逾於仕乎暇則涵情性於書史
狀煙霞於詠歌寄興致於厓壑或絲而彈
或觴而飲或友而叙陶如也至其範模後
進爐冶生徒闡蔽啓迷疊疊不倦穆其高

風者遐邇馴淑先生之德之施也其博洽
矣哉衍化之餘纂訓言紀賢行洞世幾徵
物變拯人情之淪沒約至理之曠途著為
一書名曰克己示兒編嗚呼先生之已不
待克也言語食息動符庭訓見不待示也
書名茲者殆謙已誨人之意歟書成百里
馳价疊示雲箋命渾為叙渾受而讀之已
而歎曰先生學博故其識高其心公故其

言悉其思切故其理精其涉世也久故其
議也當易而弗詖也激而弗削也物而弗
肆也典而弗誣也究之可施敷之可化推
之可孚動之可準被之四海垂之億代家
不可不有人不可不誦雖與晦翁之小學
匹勛肩勩可也豈可與尋常述作寸尺之
哉芮城令白公用德治邑特重先生欲壽
梓以公於世然則先生之道行將覃天下

澤後世矣佑成起助豈獨私我河東後覺
云

嘉靖丙申三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戶部雲南清吏司主

事澹泉張淳甫伯初謹叙

克已示兒編序

劉子鳳川既家食絕意世事惟著述焉攸
寓書且成乃以示余余曰有是哉子之善
也古今人立言著書亦多矣然可傳者無
幾即傳矣關世教者亦寡然則言固不徒
立也亦唯其可傳而已矣細讀先生之書
大都皆切於人情明於世故其言愚夫愚
婦之所知而其至則聖人天地之所不能

盡噫雖傳之天下後世可也余嘗有志於
是而未之能觀於此書顧不重有感於劉
子耶劉子芮產也名良臣字堯卿號鳳川
學者稱鳳川先生弘治辛酉鄉舉歷官揚
州平涼倅已而勇退林下云

嘉靖乙未小春之望

賜進士第知芮城縣事東川白世卿書

鳳川子克已示見編

正心第一

持身第二

居家第三

理財第四

明經第五

接人第六

崇禮第七

治官第八

識微第九

歸田第十

夫心者身之主也心不正則無以檢其身欲克已者莫先於正心故首正心而持身次之身者家之則也正身斯可以正家而萬事萬化之所從出也故居家次之人生日用莫急於衣食衣

食不足不暇治禮義也故理財次之讀書窮理所以廣教學也斯事有持循之地矣故明經次之然見聞不可以寡陋問學必資於親仁則接人焉接人則大而朝廷上下小而鄉族里鄰外而師友主賓內而父子兄弟違於禮不可也故接人崇禮又次之禮義備而人道盡矣由是可出而為世用也故治官又次之事雖未形幾則已著吉凶之至皆起於微履霜之漸不可不謹也故識微又次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故以歸田終焉作克己示兒編凡十篇

正心第一

凡八條

心天君也四肢百骸其臣僕也一念之發理欲分焉君失其道臣竊其柄視聽言動即入異途遂至夷狄禽獸之歸而本心亡矣嚴乎慎哉理欲之分如兩敵然此勝則彼負此負則彼勝間不容髮能堅吾營壘嚴吾號令精吾器械明吾旌旗庶不使彼投間而入以取敗也禮義廉恥營壘也格言成訓號令也施為作用器械也耳目口鼻旌旗也神明之舍則主帥焉為學之要在求放心求放心之要在於持敬能

敬則常加提策而整齊嚴肅心不放學日進矣
喜怒哀樂愛惡欲人情所不免也而怒欲為甚
一動於心而失其正則身不能檢矣發動之幾
豈可以不審乎好惡之端豈可以不誠乎

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聖
賢存心檢身之要精切用力之地也若能主敬
於內此心常存而虛靜專一則見理真切群邪
退聽至動而應事接物自能審察理欲是非合
宜而順理則內外交養靜亦靜動亦靜物自不
能撓亂程子指水盆謂尹和靖曰清淨中一物

不可着纔着物便搖動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清心寡欲安分養恬任其自然一毫外慕便入
荆棘險阻之區關尹子曰小不制而至於大大
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
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士農工商古謂四民恒專其業不遷於異物皆
本諸心士子之進修農夫之耕穫工商之執役
若心不正大而專事利欲不朴實而專尚高虛
不深遠而苟且淺近不專一而厭此慕彼則巧
詐妄作怨尤矜肆於得失之間皆惑也何西疇

所謂富兒因求宦傾貲汚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憊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者正此謂也

薛文清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是正心莫要於讀書也胡敬齋曰趋向正的人方好讀書若趋向不正讀書適以濟其奸惡是讀書必本於正心也必如大學所謂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